

沒人要的天使

凱倫·羅巴德斯◎原著
辛佳蓉◎譯



No.

by

浪漫經典 76

林白出版社

• 浪漫經典 76 •



沒人要的天使
Nobody's Angel

原著 Karen Robards

譯者：辛佳蓉

瑪麗·羅德斯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 浪漫經典76 ●



沒人要的天使
Nobody's Angel

原著者 Karen Roberts

譯 者：辛佳蓉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Nobody's Angel**
by Karen Robards

**Copyright © 1992, by Karen Robard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l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3,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Sale Outside Taiwan Prohibited.**



浪漫經典之76

沒人要的天使

Nobody's Angel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3·1月

原 著：Karen Robards

譯 者：辛佳蓉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鄭傳旺／封面繪圖：劉素珍

校對：周貝桂 劉崇美 林春杏

發 行 人：林竺霓

發 行 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

電話：(02) 77255250~255440

傳真：(02) 77255250

劃撥帳號：071449979

發行字號：局版合業字第883號

排版者：鴻翌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號8樓

定價：新台幣170元

初版：八十二年一月

國際書碼：ISBN957-593-349-4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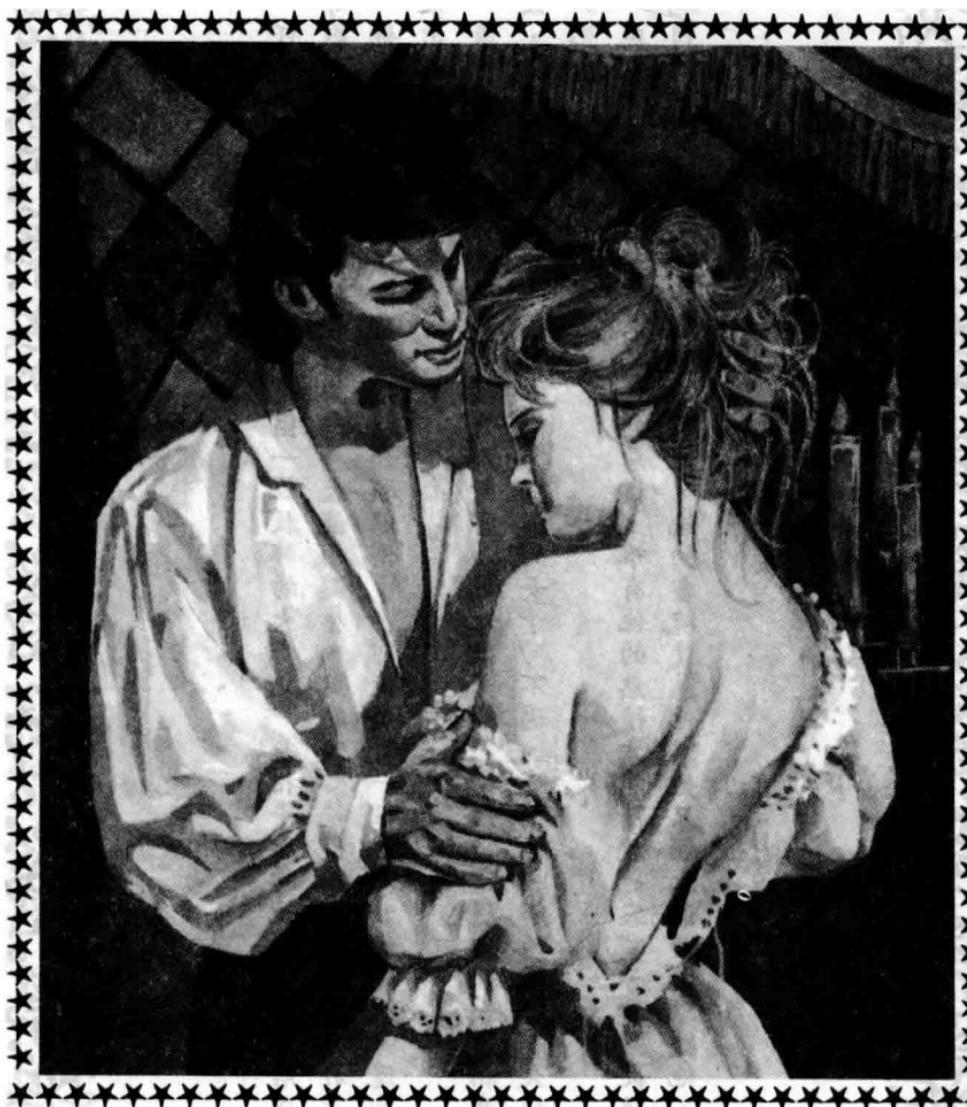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任蘇珊——卡羅萊納殖民地區一位牧師的大女兒，長相平庸的她深受當地居民的尊敬。她的草藥醫術使她獲得慈善天使的美譽，她的決心使得任家農場倖免於荒蕪，她的毅力使她做任何事都得以如願以償——即使是買一個男人。但是她身邊卻從未出現過追求者。

康奕安——曾貴為侯爵卻被奸人所害鋃鐺入獄。頑固的他被遣送到殖民地拍賣為奴，結果買下他的竟是一個專橫、拘謹的女子。不過，唯獨他瞭解她眼中長久隱藏的慾望之火。

現在，蘇珊擁有了這名英俊的惡棍，唯有他的熱情才能釋放她寂寞芳心。從殖民地到繁華的倫敦，她的身體仰慕他，她的靈魂愛慕他，她只願永遠緊緊跟隨他。



「蘇珊，妳不是認真的吧！妳該不是真要『買』一個男人吧！」任莎拉看著姊姊的嚴肅表情，棕色大眼不由得吃驚地瞪得大大的。每當蘇珊臉上出現這種表情就代表了沒有轉圜餘地，這是她的家人長久累積下來的經驗之談。

「爸爸會大發雷霆的。」任家四姊妹中的老么——年方十五的艾咪隔著蘇珊的肩膀看向任家的長工達克，口中喃喃預測。達克醉得不省人事地倒臥在新購的食物上，震耳的鼾聲似乎正嘲弄著貝佛鎮市中心街道上的忙碌。他大刺刺地倒在馬車上，泥濘的靴子伸在車外，幾乎見底的酒瓶在他手中晃動著。鬆弛的嘴角淌出的口水滴在枕著他頭的麵粉袋上。

「爸爸從來沒有對蘇珊的決定發火過。他總是說她最有分寸也最能幹，事實上也是如此。」十七歲的曼蒂插嘴道。她是任家姊妹中的美人，她自己也深知此點。她是個迷人、愉快而且備受驕寵的女孩。蘇珊一直盡力管教她，避免她因為周遭男子的溺愛而受到不良影響，但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努力只是白廢力氣。男人一見美麗的曼蒂就像是花朵迎向陽光一樣自然而然而不可抗拒；而曼蒂也在他們的注視之下嬌艷盛開。儘管現在她正對蘇珊微笑，注意力卻早已轉到對街走過的三位穿著入時的年輕紳士了。曼蒂對他們揚揚美麗的赭色秀髮，一位紳

士慢下腳步抬一抬帽子以回應曼蒂逗人的一瞥，而後卻被任蘇珊小姐冰冷的瞪視嚇了一大跳。他不曉得蘇珊嚴厲的瞪視是長久以來的習慣，並不是針對他個人而來。年輕人誤以為她這一瞪是衝著他來的，立刻加快步伐追上他的同伴。如果他知道蘇珊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裡，或許還會覺得受到冒犯呢。蘇珊的反應不過是擋開妹妹們的衆多追求者多年後，一種直覺的反射動作。自從她們的母親去世後，十二年來，她就一直扮演著捍衛小雞的母雞角色。

「至少這個死傢伙在醉倒前把母豬和豬仔賣掉了。」蘇珊再次責罵達克，然後決定不再浪費唇舌。他根本醉得像塊木頭似的，對她的不悅毫無所知。壓抑心中想要踢身旁車輪的衝動，放下手中的袋子爬上馬車。傾身向前，她伸手探進達克外套上鼓起的口袋，撇過頭躲開衝鼻的酒味。當她發現她要找的東西時鬆了口氣，她找到了一個油膩膩裝滿銀幣的鹿皮袋。手中握住錢袋，她默默感謝上帝沒讓達克把錢給喝光。她取出錢袋把它塞進吊在腕上的手提袋。

「妳快下來好不好？要是別人看到妳的樣子，他們會怎麼想！妳的手放在他——他身上，這成何體統。而且這樣當街翹著屁股實在不像話。」莎拉緊張地瞄了瞄街上的行人，深怕會碰到熟人。所幸附近只是些陌生人，大部分是受到河港前拍賣場的吸引來湊熱鬧的人潮。由英格蘭遣送至此的罪犯將在此公開拍賣為契約奴僕。整座城鎮籠罩在一片喜慶熱鬧的氣氛中。

「這是我們的錢，是賣掉我們辛苦飼養的豬隻得來的錢！難道你要我把錢留在這兒，然

後在達克翻身的時候掉出來，或是留在他身上讓經過的偷兒順手牽羊？」蘇珊爬下馬車，不悅地看向她的大妹。蘇珊深愛這個年方二十的大妹，但莎拉自從和一位年輕牧師訂下終身之後，就變得過分正經拘謹，有時更是古板得令人生氣。

「噢！別那麼一本正經的，莎拉。」艾咪可不像蘇珊那麼喜歡莎拉。「我覺得蘇珊想買個男人的主意不錯。我們現在的工作已經夠吃重了，等妳出嫁後工作會更多。」

「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曼蒂恍然大悟的說道。任家的三女兒因衆人的驕縱而顯得懶散，除非迫不得已，曼蒂從不主動做事。而要是她不喜歡手上的工作，她會立刻放手不管。「但是買下一個人！這個做法違背了爸爸所教導的一切！」莎拉仍感不妥。「這無異是在鼓勵奴隸制，妳們很清楚爸爸對奴隸制的看法。」

「如果爸爸不喜歡這個主意，他也只能不喜歡了。像他這樣花費全部的時間精神去幫助不幸的人是件好事，但是總得有人工作。我同意爸爸僱用鎮上的酒鬼作長工是發揮了好基督徒的精神，但實際情況並不如他的期望，只不過他一直沒看清這項事實罷了。」蘇珊掙扎著壓抑下想不尊敬地朝天一翻眼珠子的衝動。她早就承認她的父親——永遠樂觀的任約翰牧師是她必須背負的十字架。一切實際事物、世俗生活都影響不了他。任牧師一直稟持著上帝會提供一切的信仰，即使在最悲慘的情況下他仍是樂觀依舊。他會恬靜一笑，不讓這些困境騷擾他虔敬的心靈。可惱的是，他似乎總是對的。上帝——藉由他的女兒蘇珊的幫忙——的確幫他度過了難關。

「我們可不可以回家再討論這個問題？別人在注意我們了。」莎拉不安地看了看人潮洶湧的大街。

隨著她的目光，蘇珊發現莎拉說得沒錯。路上行人，尤其是男士，正饒富趣味的盯著她的妹妹看。真討厭，蘇珊皺著眉不悅地想道，絲毫不覺她們四個不同典型的姊妹站在街上爭執的畫面多引人側目。最靠近人行道的是艾咪，她有如瀑布般的紅髮在腦後繫了個簡單的蝴蝶結，身著一件襯托出她年輕豐腴身材的淡黃色連身洋裝。鼻子四周散佈著雀斑，原因是艾咪從來不肯乖乖地戴遮陽帽。雖然站在她身邊的曼蒂光芒蓋過她，她還是個漂亮女孩。兩人都屬高挑型身材，不過曼蒂比較苗條，而艾咪豐滿些。曼蒂穿著一件蘋果綠洋裝，完美地烘托出她的曲線，蕾絲繫邊的遮陽帽配上她精緻的臉蛋和濃密的鬈髮相得益彰。雖然她算不上是世界級美女——她的鼻子和下巴稍微尖了點，但在一七六九年的貝佛鎮，她可說是一等一的美女了。

站在艾咪對面的莎拉就顯得比較平庸了，不過她安靜的氣質倒是挺適合她牧師未婚妻的身份。她有一雙大眼睛，柔軟的棕髮總是整整齊齊的。雖然她的個子比兩個妹妹矮一點，但是整體上很勻稱。她身穿一件粉紅邊的白洋裝，戴了頂粉紅色遮陽帽。一如往常，她全身上下都整整齊齊、清新怡人。

夾在莎拉和艾咪之間的蘇珊大概就像一群美麗耀眼的金絲雀中的一隻小山雀。她比莎拉還嬌小，但是卻比其他女孩都來得堅強。她的衣服鬆垮垮地掛在身上，樣式主要是爲了舒適

和禮儀而不是爲了顯現身材或美觀。因此，它是由印花棉布裁成，適於做家事，同時也不容易顯髒。桃紅色的遮陽帽主要是爲了擋住直射她眼睛的陽光而非爲了保護皮膚，她從不爲皮膚曬黑這類問題費心。那是頂寬邊帽，用鬆鬆的蝴蝶結繫在下巴，整頂帽子幾乎把她的臉全蓋住，使她的臉看來既平凡又方正。她的頭髮是介於金色和棕色間一種無法形容的色調，在後腦束成一個累贅的辮子。她的頭髮粗得像馬尾一般，濃密得根本難以梳理。她每天早上總得用水和梳子與這一頭又鬈又長的頭髮奮戰，勉強將它馴服成一個整齊的髮型，然後就不再費心理它，直到散落的髮絲影響她工作時才會想起要整理頭髮。她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和濃密的睫毛——只可惜眼珠是平淡的褐色，還有一個傲慢的小鼻子、寬而豐滿的嘴唇，下顎則幾乎和雙頰同寬。她自知不是個美人，她看起來就是她自己——一個二十六歲而不受人注意的女子，既沒興趣也不希望吸引男人。幾乎所有注目的焦點都略過她而直接投射在她三個妹妹身上。

「沒什麼需要再討論的了。妳說得對，我們正引起別人的注意。把妳們手上的東西堆上馬車，親愛的妹妹們，我們要去辦事了。」蘇珊看看四周，而後眼光轉向莎拉手上的東西。莎拉抓緊它們向後退了一步。

「蘇珊，妳不是認真的吧！妳明知道爸爸一定會強力反對，妳怎麼想得出這種主意？」
 「在古老太太床邊照顧她大半夜，早上醒來居然發現班恩事情都沒做就跑得不見人影，把所有的工作留給我們，更別說還得要照料宿醉不醒的達克和他的工作。這些事已經把我的

腦袋給氣量了。」蘇珊尖銳的反駁。她所指的班恩是任牧師另一項慈善成就。幾年前一場傳染病奪走了班恩的父親，班恩就變成了街頭小混混，闖禍就像家常便飯。他受僱於任家分擔任家姊妹的一些砍柴生火的粗重工作，在這一年內他表現的不錯。不過好景不常，兩個月前班恩墜入愛河了。結果，他現在和達克一樣不值得信任。

「僱用一個可靠的人當然可以減輕我們的工作負擔，但是僱一個人和買個長工是兩碼子事。而且……」

「莎拉，你知道我們付不出好薪資來僱長工，所以我們一直沒辦法留住人。我倒是認為蘇珊的主意不錯。」曼蒂眼中流露出興奮的光彩。

「我實在不喜歡……」

「打從和那位好好先生范彼德訂婚後，莎拉，你就不喜歡任何事了。」艾咪雙手插腰挑釁地看著她二姊。

「你敢毀謗彼德！」莎拉氣紅了臉道。「他是個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

「我們都知道他值得尊敬，莎拉。我早就告誡過你要管好你的舌頭的，艾咪。彼德是莎拉的未婚夫，我相信不久後我們都會慢慢地愛他如我們的兄弟。」蘇珊努力克制聲音中的一絲不肯定，她認為她妹妹的未婚夫是個頭腦簡單的笨人，可是莎拉那麼愛他，不論別人說什麼她都聽不進去。因此她一直約束自己不多言，也警告兩個小妹妹不可多嘴，以免傷了姊妹之間的感情。

很明顯地，在這一刻艾咪完全把她的警告拋到腦後。艾咪哼了一聲。莎拉氣得還想開口還擊。

「現在爭執這些有什麼用呢？」曼蒂揮了揮手打斷她們的對話。她對莎拉說：「重點是妳願意做達克的工作嗎？我們回家後得搬食物、清洗按摩疲累的馬兒、餵豬、擠牛奶等，還得做班恩的工作和我們自己的工作。」

「爸……」莎拉猶豫地想說卻又打消念頭。她的妹妹察覺到她的猶豫就立刻動手搶下她手中的東西丟上馬車，接著也把自己買的東西堆上馬車。

任牧師一向堅持他的家人不可浪費不必要的支出，而將省下來的錢幫助教區內的貧困居民。這次採購完全是蘇珊堅持莎拉應該準備一些嫁妝，而一旦蘇珊下了決定，她們的父親也只有勉強同意。在曼蒂和艾咪懇求下，蘇珊才答應四人一起進城採購。

這天早上，四姊妹做完自己份內工作以及班恩的工作後便出發進城。達克陪著她們一起，同時還帶著蘇珊辛苦飼養的豬來賣。蘇珊原本打算用賣豬的錢為即將結婚的小夫妻兩人訂一間臥艙，以免莎拉他們在赴維吉尼亞彼德新任教區時還得忍受舟車之苦。但如今離九月婚禮還有四個月之久，眼前需要一個長工才是當務之急。訂船艙之事只有先擱在一旁了。

自從看到了拍賣會的宣傳告示，蘇珊的內心就不斷掙扎。農場上的勞力工作非她們四姊妹可以負擔，而達克又經常醉得人事不省。當她們啓程到鎮上來時，她就不斷考慮買下一個契約長工的可行性。現實的需要和父親的道德觀交戰著。這些年來她辛勤持家，扮演父親左

右手及三個妹妹的母親，還得不時注意父親不讓他把家中所有的東西救濟光，這些勞心勞力的工作早已榨光了蘇珊的耐心。這會兒達克爛醉如泥的倒在馬車上真是對她的耐心最後一擊。有時候原則畢竟敵不過現實的壓力，而現實就是任家農場急需要一個能分擔勞力工作的人。

她的父親或許會被這個主意給嚇壞，但到頭來還是會像以往一樣接受她的決定。

「你不可以——你沒有那麼多錢！」莎拉的聲調因為找到了一個充分的理由而高昂起來。

蘇珊拍拍腕上的手提袋，銀幣在袋中鐺鐺作響。「哦，有的，我有錢。」

「但那些是爲我新婚旅行準備的！」莎拉說完之後立刻感到一陣罪惡感。「我——我是有意要顯得這麼自私，你當然有權決定怎麼處理這筆錢，但……」

「別擔心你的旅行，親愛的。我準備把原本計劃秋天再賣的那頭豬先賣掉。反正爸爸到時候一定把豬殺了把肉分發光，所以先賣掉也不會有什麼損失。」

「我怎麼可以這麼自私，讓你這麼做。我不能……」莎拉一臉罪惡感的說。

「噢，閉嘴，莎拉，閉嘴！你真令我噁心！」曼蒂和艾咪一樣對莎拉近來的表現感到厭煩，不屑的看了莎拉一眼。

「夠了，你們三個。如果你们想跟我去，那就走吧。如果不想去，你们也可以待在這兒等。我要去拍賣場了。」蘇珊不想再多囁嚅，提起裙襬轉身就走。

「可是父親……」

「我已經決定這麼做了，莎拉。你不必在這兒浪費力氣了。」蘇珊頭也不回地說道。
莎拉看起來似乎還不死心，欲言又止。結果還是決定不必白廢唇舌。她們都知道一旦蘇珊下定決心，就算是天崩地裂也改變不了她的決定。驃子脾氣，每次她爸爸不贊同她的意見時他就會這麼說她，然而結果還是順了蘇珊的意。莎拉心不甘情不願地跟在她嬌小的大姊後面，心想蘇珊真是不折不扣的驃子脾氣。

「小麵包！來買新鮮的小麵包！」一個手持竹籃的豐滿農婦對著新到的人群叫賣著。

「螃蟹！生猛螃蟹！」一名漁夫用竹簍子裝了幾隻活螃蟹，站在拍賣場的外圍邊緣上賣力的叫喊。

此起彼落的叫賣聲在人群中不斷響起，使得整個區域的興奮氣氛更加濃烈。蘇珊在接近拍賣場時慢下步伐等她三個妹妹趕上來。艾咪瞪大了眼，曼蒂的雙頰興奮得紅潤起來。莎拉則看起來有些不自在，四周活動的吵雜聲貫耳，即使她想說些什麼也聽不見。到處人頭鑽動，有人離開，有人新到。穿著鮮艷棉質洋裝的女士們在擁擠的人群中想找個好位置，一邊還不忘抓緊身邊活蹦亂跳的孩子。穿著整齊的紳士和著鹿皮的獵戶擠在一起。四面八方駛來的馬車阻塞了通往河邊的道路。在拍賣會前，主辦人員已先蓋起一座圍欄關住待拍賣的罪犯，拍賣場就設在離圍欄不遠處。一個星期前，一艘渡船駛過庫撒瓦奇河卸下這一批「貨物」。